聖朝新政要略

聖朝新政要畧卷八

二月十三日

○吏部一本仰承

聖明之德愼竭芻蕘之一得等事文選司案呈送吏

科抄出南京戶科陳奏前事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除將閣臣劉一燝韓爌馮銓仍

還原官誥命業奉

欽依訖今查各部寺卿等官先因忤奸概遭削奪者

應查覆

請
如　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周嘉謨　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崔景榮　南吏部尚書余懋衡　吏
部侍郎陳于庭　南戶部尚書周希聖　侍郎匡
大倫　右侍郎魏說　禮部尚書李騰芳　尚書
孫慎行　南禮部侍郎張鼐　兵部侍郎張鳳翔
侍郎孫居相　侍郎李瑾　侍郎王國禎　南
兵部左侍郎岳元聲　右侍郎郝名臣　兵部侍
郎解經邦　兵部侍郎劉策　刑部左侍郎沈演
右侍郎朱世安　工部尚書朱光祚　右侍郎

南居益　董應舉　都察院右副都喻安性　程
正己　畢懋康　楊鶴　郭尚賓　劉可法　南
都察院右都曹于汴　通政司余一椿　南通政
倪思輝　左通政王孟震　左通政管右叅議事
韓國藩　左通政劉宗周　大理寺卿曹珍　右
少卿易應昌　韋蕃　陳徽叢　蕭毅中　倫肇
修　右寺丞楊一鵬　張廷拱　彭鯤化　南大
理右寺丞姜習孔　彭維城　少詹錢謙益　右
春坊右庶子葉燦　修撰文震孟　編修侯恪

陳于壯　方達年　簡討姚希孟　顧錫疇　庶
吉士鄭鄤　應天府尹談自省　太常寺卿陳伯
友　少卿程註　甄淑　麻禧　趙時用　莊欽
鄰　姜志禮　太僕寺卿韓蘘　陸完學　少卿
滿朝薦　劉惟忠　張潑　孫之益　馬孟禎
倪應春　羅汝元　歐陽調律　張捷　徐揚先
　南太僕卿涂喬遷　少卿汪先岸　光祿寺卿
史衚　徐如珂　少卿王佐　錢春　史記事
王國瑚　南光祿卿盛世承　少卿彭遵古　南

尚寶卿傅宗皋　少卿陳以聞　范鳳翼　須之
彥　司丞吳殿邦　以上各官為民者削奪者合
合無准伏原官致仕仍給與應得
誥命另候各衙門從公酌議妥確分別起用恭候
命下臣部一体
欽遵施行奉
聖旨發籍諸臣沉淪已久朕比當昭雪非徒弘曠蕩
之恩正欲考其進退始末以衡人品覽奏周加謹
九十員被黜年月雖已開載其各官削逐情節尚

未詳明還着分款查細具奏當起廢之始即破實
按其人非故靳其官誥也該部及言官俱要仰体
此意
。四川道楊忠極為太運弘開等事
聖旨朕捜羅遺賢以襄治平這山西廢籍諸臣着一
併核酌議用所荐韓継思等俱確議與起用
。戶科李覺斯奏為海氛全熾事
聖旨海寇横逞該撫終非長策該地方官宜用心料
理兵餉速備船隻銃砲火藥以為勦滅之資其塩

鉄課銀两既係該省舊額軍需粤餉暫留粤用亦計之得督撫二臣各務壯猷自當同心并力相機調度以滅賊為期所荐各官着量才擢用

○吏科虞廷陛謹題為中興太運已開交修實政宜揚敬陳芻議仰佐聖謨事今日緊要關頭首以修實政平人情為第一而欲平人情先公考選酌舉發即刻下 咨訪將何以仰遵
明旨無遺無濫職以為充當 賜環者三如孤鯁自持借題被出者如條陳疏議觸忤被出者 如借歸

生兄弟族屬方隅牽連坐出者宜分別酌用者三
有奉　旨起用為權璫所壓而未及推者有才品
真堪世用而退避狂焰闇然好修者有偶掛彈章
罷黜太重瑕不掩瑜者至逮死諸臣尤人情共憤
宜照受冤始末以定卹典重輕即　三朝公案各
有不同亦何至桁楊桎梏不付法曹不經對簿桑
祟冤魂叫號獄底如楊漣諸畢竟以二十四款被逆
璫御報私仇已奉　旨陸續議卹矣其餘負冤
諸臣不當逮為分別早　賜議卹矛殺一人已平

大辟逆璫李實一疏又論寃慘動天一日未辟市寃魂肯瞑目乎周順昌與魏大中一席論吏有何死法乎殺劉鐸者已正典刑陷耿如杞者可一勘了局乎其有不關邊守相繼奪情非楊所修首發一疏人心幾漸滅矣若夫叙功冒濫蟒玉滿庭既

奉

旨澄汰矣至諛誦連扁生祠滿道

先帝厰臣大廷并奉郊 天享 廟餘孽覲承不知喪多少士氣竭凡許民膏坏多少紀綱法度奸孽

概就戮矣今日乎恕折衷執中有取媚借雅已彰牙角定須槼斥或迫于盛焰靡靡從風亦亮當日時勢姑置弗議焉可也剏只為無端意氣蔦藤不了釀成門户一借于李三才一借于汪文言再借于魏崔二奸逆玷身名而誤人國往事懲于前矣故謹以和衷之說進之奉

聖旨遵本說保躬進德講學召對已行數事益加乾惕深合朕心諸臣從自己行職業照官從君父國家起念以和衷為一義說得是考選須得清貞挺

幹之士及所列賜環酌用三等俱切當可行裁濫

卿寃已有屢旨梁夢環該部酌議來說李實已有

旨了

○太常寺添註少卿阮大鋮為合算天啟七年以內

諸奸先後通內亂政之狀據實直陳伏乞　聖明

詳行查勘并賜處分以伸一時彰癉以明萬世是

非事　奉

聖旨自神奸汪文言納交王安攬事納賄廣報恩仇

遂開禍始致奸惡魏忠賢承用其惡益加毒慘遠本

合算年來先後通內諸奸俱有實跡朕所鑒悉人
才摧折已極而中立不倚者更為難得今既報仇
雪恥消融方隅應起應卹諸臣着都與分別已有
旨了
二月十五日
○户科鍾炌謹題為被錮人才有偏受之毒幸逢
明聖有必偶之情矜念全情 宸慈加 恩總歸公
道事切惟臣之于君猶手足之于腹心均之手足
也偏于一處血脉壅骨節為痛則必疏壅摩痛使

填無慈然後百休通泰腹心愈安吳楚江西誰非
王土誰非
皇上父母天地所覆載之邦推心置腹所懷顧之地乃天啟七年八月以前逆璫權懸視此一方儼然化外顯職要衛並無一人可幸托跡山林泉石縲紲邊戍被逮被逐被戮踵相接道相望骨爲白血爲碧也 國家二百年來如棖如瑾曾取其地而錮之取其人而殘之肆毒如是其極投毒如是其偏乎哉其發諸臣之毒部院卿寺一筆都勾宮詹

台省以次盡掃是　朝廷要樞使之不得攙登也其陷諸臣之毒因親友以相及株師弟以相連是人間世備使之徒以結禍也其凡諸臣之書謄名于
君父其賈閹豎所以立威權題擬爲　國憲其實群小所共慫排陷是疇昔白馬清流不徒復見茍慘也
皇上知萬燝就杖時內閹百餘揪髮扣鬚以行毛髮半盡又喝令重打斷立息氣于劉鐸典刑莫敢殮

收碎身壞骨拋棄原壤于楊漣左光斗斃于極刑屍腐十餘日然後得出面目莫識手足異處于熊明遇黃龍光徐良彥鄒維璉鄧御漢等贓究家破執父投荒孤軍衣食無倚而衛所凌虐頻加于其見擯于　朝削籍于家杜門斂跡啣冤而莫可告抱鬱而誰為憐翹首河清延領睨見柳何指不勝屈于他處不甚羅逆璫之凶鋒獨數處為甚他處不全遭逆璫之毒手獨數處為全曰講學曰門戶贓以此戍以此殺以此閑住以此削奪以此冤乎謂

門戶把持　朝政然彼時四方之仕無不各登于
朝自假門戶為屠戶為借徑東南士夫殘殺竟同犬
彘芟鋤不啻草菅夫解肢体孥妻子沒家業擬戍
遣禁終身以處置門戶亦過矣况其不盡門戶也
故必鳴其情鳴其不平也雀魏焚林燎源之焰偏
以灼爍吳楚江西兩凡諸三台八座之貴豈真極
一時驪虞鸞鷺職同官彭祖壽書師穫楊時化各
疏衷鳴總生于其地不因秦越相視詞臣倪元璐
局外發抒憤見于詞要亦衷誠所激人人攄血披

心以地方諸臣惓若上告于
君父之前今職陳乞亦猶是也夫
皇上不嘗動念諸臣乎　旨亦諄諄人情急于解網
泣罪痊骨賜環之仁洋洋露于言表
皇上試平心酌處凡罪不至死而死死者之目不瞑
不應削而削削者之心不服況一方士氣否極宜
開以泰屆極令與以伸兄弟偏若非父母誰憐乎
足偏痹非腹心誰知乎夫門戶之說外庭倡之內
璫借其局而用之璫慫假之外庭又順其勢而安

之抑念人才係地方英華所萃天為

國家而生乃祇以共數十年暴殄成一方寃抑則夫

矜之恤之培之植之惟恃有

聖明在上主持公道而已矣乃職鄉講學之罹禍已

烈先哲之氣節嘗存首當杖殺首當弃市首當戍

遣積戚迫脇終是劉陽北城兵馬彭大科一鄉榜

耳以不往肅區府跪賀上梁後題升工部主政詔

疏半載不下竟外遷一廣東不可赴之缺以旋則

鄉榜亦有强項吏也職鄉之敗數惟曹欽程立糾

之者即職同鄉致忠賢謂西江並無一好之其所
謂好不知是何等樣而亦足見職鄉人品之概矣
特從人情之不平仰求其平于
皇上奉
聖旨奸悪用事時吳楚江西秦晉人才摧折獨多朕
所鑒知萬爆劉鐸等着分別贈廕熊明遇鄒維漣
鄧渼即與釋㮊復其官誥仍擇才品題著者推用
其餘廢棄諸臣着確議
○戶部一本欽奉事奉

聖旨近來國計空虛灌輸宜酌覧卿奏條分縷析具
見籌國苦心此後有司吏調有征收錢糧欠額的
不准解官親自解納包攬的重治銀兩入庫令解
官親充不許吏胥經手交兌掛欠的立限追補嘗
糧廳總收總會有零星分抵的送司究罪省直每
季掣批須內外查核不對的拘提追比至事例加
納半歸爲有部科對照方許聽選巡倉樓差着都
察院斟酌求說其餘王田撥給各倉泰罰追究把
總增債折關冒濫議復監充守催司官俱酌行

○太和山太監趙和忠恭報接代事 奉
聖旨楚民方難豈堪派納着香稅准暫濟用
○巡撫湖廣姚宗文謹遵 明旨事奉
聖旨覽奏楚臣贓罪始末甚悉朕所矜憫楊漣首發
奸惡冤陷慘毒准該省見在賍銀撥給五百兩以
贍其母子仍與贈廕梅之煥程註劉弘化唐紹堯
各贓都與豁免熊廷弼既係家產盡絕姑免追王
進忠量與豁貸以昭朕加意全楚德意程良籌伏
官銓補有旨了餘着該部議復

二月十六日

○禮科關可陞為起廢屢壓

明旨酌用宜有定衡謹罔咨訪謬為敷陳以祈

聖鑒以惜人才事切聞治天下有道不過親賢遠奸

而已

皇上于大奸既鋤之後急于求賢不惟使朝無倖位

亦且使野無遺賢一時諸臣遭逢

明聖故薦人之牘無不報可而酌議起用之

旨不一而足銓臣用是發一訪用適為咨詢期之得

嘗豈非仰体無遺無濫之旨哉近又有
求起廢不免冒濫可見
皇上于起廢一節至切亦至重也職愚以為比番起
廢亦略與往年起廢不同何也往時諸臣中之廢
者或以黃髮亦懸車之高或以恬退躭煙霞之癖
或以羸弱憚鞅掌之勞或以論列伏歸休之地故
嘗訪其年力譽望[illegible]鄉善狀耳而三四年來之
廢棄者皆遭崔魏之毒手者也彼其人皆端方直
亮秉正嫉邪寧不顧功名身家而必不肯阿附權

奸故崔魏御之遂横加陷害不問生平不分玉石
莫不坐以東林門戶之名色而株連蔓引備極摧
殘諸凡于慘死者已不能起九泉而肉白骨矣其
骨鯁介特之致已昭然在人耳目尚待訪哉職疏
所稱當先擇其力恭忠賢及題差推升削奪諸臣
早
賜蒲輪還其原職正指此也
皇上亦以職言為然奉 旨看該部議復煌煌
天語豈非憫其無故之淹滯欲還諸 盛世之人文

予知銓臣早晚啟事矣惟是在魏忠賢與用之時先經罷免及曾為撫按所糾叅又如初聽忠賢嗾使擊排善良後無與于小人無常之喜怒亦遭斥逐者自當徐為商確不得混而同之也若毫無分別一概以訪冊之言為據將彼以是非此亦一是非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愛憎忽出毀譽並存職恐意所欲抑將以吹洗之求為下石之計彼孤踪寡援之士終無占天就日之期矣不几虛起用之屢旨而負憐才之盛心乎于是替而為約結之氣憤而

為不平之鳴紛爭而不已者未必不坐此也職願銓衡之司試查某臣所荐者有几人某者被荐者有几人取其明白顯著如職所謂忠賢殘害者先用數員以定人情以愜衆望以息紛囂然後漸次酌別磨于無遺無濫之 旨其有合予若必欲人人道好而始用之此亦必閱然媚世之鄉愿而後可即孔子且有叔孫之誚孟氏亦來臧倉之訊況狂狷之間者哉又聞進賢者相臣之職頃有憐念吳楚秦晉之才庶几開誠布公之道斯亦今日化

方隅伸正氣之大端也不無于　綸扉之地有深
望焉　奉
。御史甯光先爲媚臣難以輕貸　天憲不容久稽
懲乞
聖明立賜乾斷以自爲社稷事思昔王莽篡漢楊雄
雖劇秦美新而未至于建祠也建之自天啟七年
魏忠賢之生祠始職請指其先後以定罪案可乎
二月間建祠宣鎮者張素養也至三月而密鎮則
有閻鳴泰劉詔梁夢環倪文煥房山則有何宗聖

昌通兩鎮又有閻鳴泰梁夢環矣四月曹爾禎請建五臺山李春茂黃憲卿孫如洌請建　宣武門內朱童蒙李蕃黃運[illegible]張鳳翼郭增光鮑奇謨張化愚李若琳曹爾禎亦各有請焉六七八月南越則潘汝禎北畿則盧承欽二東則吳淳夫黃憲卿涿鹿則閻鳴泰劉詔兩淮則許其孝宣雲則汪裕荊楚則溫皋謨以上諸臣有建祠四處者一人三處者一人二處者二人一處者二十二人若誅其心必有于逆璫之矯　旨中見　朝廷遂美動輒

曰賴厥臣 臣民襲能輒曰体厥臣切以人歸即天

與比于黃袍加申則此祠之榛楠几莚即當先之、

順天逆命而封伯封侯封公遂于魏氏世世無窮

是敢于為叛逆也讀 大明律一款凡謀叛但共

謀者不分首從皆斬此

國法之不容逃也即原其情或有胆骨不動識見不

遠而與衆波靡但今日清明已有潘汝禎首倡建

祠革職為民追奪誥命之 旨則前後予汝禎而

建者凜凜

天語可為共業乃既不引慝　明廷又不蒙面荒谷
而尚嘵嘵焉卸其過于士民屬官將何以折服辜
者之心而稱平明之治哉此人情之必不能恕者
也況
國朝二百六十年來既為天地神人之
主諸臣生為明臣死為明鬼矣而一旦陳九歲之
俎豆作衆孩兒之趨蹌此一種毒魂何以見
太祖而三尺穢形何以對
先帝乎蒼天不忍令諸臣之作孽而易主

皇上乃可安魏氏之餘派而不易更爭奈何以
天下相而不以天退不肖也如天理之不能宥者也
職初于班行即欲出疏具以
皇上既首誅惡逆必除鋤逆党今且于是祠之置辦
者每有心迹自明之　昔夫文臣之心迹自明即
武臣之戴罪立功忍以斷送封疆者再播弄　社
稷耶職因有感于武臣之滿桂也客春虜戰寧城
滿桂按兵不動反折袁崇煥令箭叙功又以通內
居先寧撫寔畏其衵焉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于建祠則議處于滿桂　則更置庶朝
班無狐鼠两軍中有韓范矣此外如仍有遺奸諒
必有起而拾之者以繼其後也夫邪者當退則触
邪者自宜篤之以壯正氣如楊所修、楊維垣安伸
吳尚默楊春茂李應薦輩清心質鬼涖神忠肝指
天誓日就中即有忌　為過峻者想亦
皇上所默鑒也至輔　臣施鳳來等閣有索助祠金者
皆經不與亦足見主持之苦心不當以　所過之時
并無抹殺者也　奉

聖旨覽者逆璫方焰諸臣各有本末這本說人臣當
重身名各防波靡具見正論滿桂着兵部看議來
說楊維垣楊所修端清風着知道了
二月十七日
○刑科薛國觀為奏材推折事 奉
聖旨奏材推折過多朕所鑒知昭雪錄用自不容緩
這所薦戚以弘等着一体酌用其各省廢籍各官
俱有旨分別至說推折人才務求真品其借題啟
事與倚奥援者科道官指名參處尤得謹始慮終

之法。荐起不當罪坐舉主者前已有　旨併申飭行

。御史宋景雲仰遵　聖諭事奏

聖旨方今兵冗餉絀吏慢民殘這本說都宜清汰說得是兵不許老弱虛冒餉不許稽遲侵尅貪墨不許徇情容隱俱着實申飭行寧錦屯田進據蓋套着督撫鎮道酌行該部院知道

二月十八日

。御史羅元賓為目擊時艱敬陳一得以襄治安事

一日議起廢之公典兹者訪册已發　懷慎重之慮

者惟恐失入則無濫之意居多出疏通之說者惟恐失出則無遺之意居多惟當事者以虛公自矢精心執鑒定力持衡毋徛兩可已爾　一曰議奸党之芟除二逆戮屍人心大快然已收藁衡之張体乾何以有暫着監候之

旨已經行提之田爾耕許顯純何以有都着原籍監候之

旨着此案遂定何以雪公憤慰冤魂此外四虎二彪罪畧相當乃該部先僅以削奪了局及奉有

嚴旨而後薄加贓罰量擬遣戍且一則曰附近再則曰原籍推恐不保護之者豈崔魏之宿醒未解耶所宜亟定爰書者也至若倚草附木聽其自裁如行賄東錢語諛獻頌者非秦士文于一戴甲科究躐東堂者非表纊于所當逮令自處者今聞將有樹求十孩之說夫孩兒之數豈止于十推而廣之兒必有孫孫必有重孫曾玄瓜瓞綿綿盍有紀極耶一曰議士紳之節行二奸煽乱三綱幾絕以爵祿為餌以刑誅為驅士大夫入其牢籠者既不能以

昌言奏掃除之績又不能以色舉遠行濁之跡而輒曰有待耳不得已耳其言不可為訓也

聖主當陽可為良臣不必為忠臣然忠良無二道必有忠臣之節操而後能為良臣之幹濟骨力堅凝砥柱波靡而後可也　一曰議進言之待乎自古朋黨之起始於言論相左遂成胡越持正論者一是非斷正論者亦一是非名為解紛實以佐闘于是有解其解忿者有佐其佐闘者前之門戶未消後之門戶更起水火玄黃將無已時謂宜各捐意

見另立世界當光天光日之下展尊主庇民之猷
可也 奉
聖旨朕今特虛公以定刑賞釐革風弊起廢一節既
發訪明着精加詳註以俟採集不召紛紛疏荐說
得是朕見年來誅戮訟獄煩刑極禍嚴殛无此余
党稍從末減爰書既定遵前旨行至敦尚節行消
融意見俱于新政有裨
二月十八日
○御史梁天奇為公道昭明賢奸區別懇乞

聖明黜邪登正以清仕路以衆太平事閱之有君子猶佳禾之與稂莠也稂莠不除則佳禾不茂小人不去則君子不庸如戶部尚書郭允厚剛身逆璫之門傾心側媚之徒即如封安平伯一事

俞旨甫下即求媚悅其心不敢須臾少緩稱功若亘古少有頌德若近代絕無即出媚璫一疏有曰撥給贍田係戶部職掌今逆璫已矣將職掌不盡失于似此邦媚心腸有何正直肝膽乃尤戀戀居位豪面立　朝不忍斷然一割于廉恥二字全然不

請若不急斥小人効尤何以示勸懲耶又如銓部
李嵩康作令貪污大壞官箴龔慎行穢跡路彰已
經諭發至于京秩部曹濫加外銜可不速為改正
于武斥王莊民提問吳養春贓私數萬可使冒濫
錦衣于全權折諸臣已蒙起用此外如張鳳翔朱
欽相白鼐紹方大任徐楠晏清及原吏尚書崔景
榮皆建議召還者也方今遼局未結兵餉匱之間
用名將共圖恢復如趙率教既以寧錦有功可不
使之復在寧錦于侯世祿既遠從而僅調來豈可

復使再往不當就近調用乎抑古之名將如衛青身起人奴岳飛起自行伍不謂海內如此其大遂謂無人宜

詔天下各撫按廣為廉訪各舉智畧出群有一二人以應韜幹之用至勇力壯士無地不有每州縣起送六七人赴名將教習一年之外盡可成兵矣簡名將授壯士吏兼糧餉足用鼓行而東奴酋有不頓滅乎 奏

聖旨覽奏治平道在用人而要于人君之明斷說得

是李寓庸聶慎行着該部即與處分 張鳳翔等俱
核實用崔景榮准伏官諳撫按廉防將才有可選
舉壯士議俱可採余并着該部酌議
二月十九日
○兵科彭祖壽啟臣用衡已久事 奉
聖旨甄羅廢籍諸臣原欲得真才實用之人以幹國
事陳寸壯等以試錄削奪即與速起除日久宦歷
宸等并與議用大破方隅以宣衆讀銓臣作速集
議舉行

二月二十日

○廣東道晏春鳴謹題爲附奸邪庇擇地而依據實糾參以肅官箴事內叅文選司主事李師沆作令安肅滿腹精神止以結納魏崔銓部缺出同鄉公論正推者汪始亨陪推者師沆三千金入呈秀正推者開住陪推者點用邪正不兩立今始亨來兩師沆不去醜顏在位豈不爲銓地玷哉伏乞皇上亟將李師沆罷斥以爲人臣鑽營附奸之戒奉聖旨

○工科顧鑑祖為救閩必先救漳事 奉
聖旨閩事之壞逃帥罪在不赦俞咨皋着該省巡按
御史提解來京法司擬罪海邦飢困捐助聽人自
行援納原非長策前旨自明既這等說暫行濟急
事寧即罷推新撫簡總兵已有旨了付將須擇人
地相宜其死事經守與脫逃并各賞罰尤宜分別
通商平余糶海運陸輓是救飢急着這議欲以聯結
惠潮河漳道臣以扞蔽汀漳責南贛撫臣亦着實
可行曾核着刻期到任以資料理

送臺曹名禎南直長洲人戊戌科
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戶部尚書曹爾禎被劾　准回籍

○刑部尚書蘇茂相被劾　准回籍

○兵部為緊急夷情事奉
聖旨奴孽狡謀多端引兵渡河則塔山以西薊門一帶處處皆當防備着馬上差人與提督鎮道等官俱要據險抗敵以守為戰勿致疏虞仍星速偵探消息以計征調都與議申飭行

○刑部侍郎丁啟濬題賊報踵事奉
聖旨彈壓海邦全賴撫道大將既旣熊文燦才堪節

錢徐日久既暢兵事與夫所存各弁都着吏兵二
部作速推補水戰之兵既倚東南才將至其招募
責之任事鄉紳協同地方官精擇教練亦計之得
浙閩層遞議借浙粮調浙兵亦是為桑梓苦情
但須浙撫力能辦事其庄艮尚不足邊餉之用安
可那以濟閩地彈竭加派應否可行還須酌議海
上通賊奸徒聽新撫臣到任廉訪真跡盡法勿貸
具見方略該部一併具覆
御史高弘圖為謀逆賊臣事 奉

姚士慎入天壁錄

聖旨誤夢環着法司同劉志選一并擬罪來說劉詔

即行革職議處耿如杞強直着聲圖報尤切宜委

之事任以竟宏才及王堯氏梁廷棟毛九華分別

擢用

○兵部題微臣奉　命東防事　奉

聖旨薊昌一帶與虜為隣這修理邊墻防禦奴虜行

過邊道將加意綢繆薊遼唇齒關切該鎮兵馬挑

選技藝專備應援亦屬可行俱依擬

○南太常寺姚士慎謹奏為微臣遠違

闕廷敬効悉衷以備採擇事 一曰聖學宜弘
一曰國宜定 一曰經費宜核 一曰邊才宜儲
一曰元氣宜培 奏
旨覽所奏五款俱關切可行朕方稽古立政這田賦
兵制等項着內閣指舉博
雅儒臣擇日開館各分門類編輯成書用資御覽
封疆事重大臣宜一力担當不避嫌怨說得是保
舉邊才尤今日戡亂張本務要博訪精擇明濟緩
急刑須平允昭朕好生之德其外解襍項應否改

祈該部酌議行

○御史張鑛為恭繹明綸直數玩愒廢弛之弊乞
勅大小臣工各洗積習以維泰運事以臣觀于今
日一以情面難破痼習難除忍負 朝廷而不忍
于負私交寧曠職而不敢于任勞怨真有如
聖諭所云扶同遣玩者臣有慨于其中矣請盡言而
無諱可乎如起廢一事諮訪未定者尤云 有待乃
屢奉
旨之主永光黄克鑽何以尚稽啟事豈現列要津者

竟一捆允捆耶至　題差推升被黜諸臣原與經
彈射者不同臣不敢舉以示恩就臣所知之最真
科臣如葉有聲彭汝楠台臣如周用宥劉其忠周
邦基姚應嘉部臣如張履端晏清陸康稷等卓識
定力真足砥柱中流獨不可亟為　題補以信
明旨于如贈卿一事雖諸臣本末不同然均屬可憫
乃奉　旨已數閱月卒未見舉行豈周圍之寬恤
與追贈之苦楚死者之罪容有未盡而生者之恨
猶有未快耶如錦衣冒濫已奉有清查之　旨竟

置之高閣豈腰金黃蓋者盡應得之麼耶彼夫非有邊功而安徼世爵及重身擬重辟而子孫尤擁金吾狐假招撫狼貪嚇詐猶不可嚴為澄汰以重名器乎如刑獄一事向之附權姦政者業已伏辜然倪文燦弟殺夏之令張体乾弟殺劉擇而劉志選直欲移動中宮使其謀果遂將先帝不有其后天下人不得有 先帝又非特逼死裕妃華奪 康妃已也闕志選到 南京即市淮揚

四美妃道人攜送呈秀至中途聞信始伏以歸令
復百計營求布圖得免獨不可速正典刑以舒公
憤乎又如大工錢粮臣前疏參楊夢衮李春德未
蒙究處近閱科臣郭興言疏稱侵欺銀至百餘萬
錢至四百餘萬雖張淩云等之貪橫亦夢衮等之
縱容且模糊奏謝欺罔顯然臣謂夢衮養德所當
先行革職俟勘明定罪者也　奉
聖旨朕勵精圖治推誠任人諸臣亦宜一洗因循以
修職業至破情面任勞任怨宜自大臣始奏內諸

欵亟切時弊王永光等着速與推用葉有彝等卹伏原官銓補粮餉告匱勒稱外解延緩今大計群吏如何不見条一人諸臣憸死久羈贈卹錦衣冒濫宜急厘汰卹與作速具奏劉志選攛奪宮闈着法司擬罪來看楊梦袞李養德姑着削奪聽勘

聖朝新政要畧卷九

二月十一日

○工科顔繼祖神人有兊雪之沉冤事　奉

聖旨起發卹忠是當念急務萬燝周啟元等受禍獨

酷着早與贈䘏以慰忠魂陳子壯等已有旨起用

彭汝楠游鳳翔等俱有實疏可考評註詳確都與

議用汪承爵懸坐賍銀行該撫按查豁李師沆等

已下部議該部一併具伏

○戶科張承詔爲

聖政方新事 奉
聖旨講筵當陳切要時務乃為沃心實益大學衍義
一書有關治道當次第進講以佐政機大臣不宜
避怨嫌遑說平章須一意楷當同心商確說得是
銓司始進宜擇端品今後發訪之日官評為據既
全在鄉評毋開私竇士風頹靡已極欲抑浮競須
自清貞執法之學臣始耿如杞張文熙並有風節
朕所鑒知起廢一節人多論雜合作速將應推補
應候缺應伏官冠帶誥命先為分別以省議論之

薊邊事壞有虛冒關盜剋登兵馬着該撫按着實盡查侵牟數欵深有裨靖共之實本內寥字錯寫着改正行

○吏科張惟一為臣工職業當修議論紛紜非体董循職入告以信信　明旨以一人情事　奉
聖旨朕方以職業課諸臣以職掌之修悖定人品之賢否此外是非自可付之公道何必紛紛相角自起爭端這本說着議論以修職業深得蕩平急務中州人才被抑不少當起用當贈卹的吏部速與

核實來看劉志選已着法司擬罪梁夢環曹欽承
先行削職併議處分
○通政司楊紹霍為暢神 聖威事 奉
聖旨朕撫有萬方凡討亂自當以次削平這所奏亦
是然雖有選練火勝的實酌其清忠知勇之帥該
部還博訪其人以資專閫
逆案潘士聞江西宜春人乙未科工科給事福建主試
○工部潘士聞封疆關係甚大閫外寄託匪輕懇乞
聖明立賜斧斷事職讀春秋傳元帥三軍 司命主
將得人則干城有寄故智將動有成算身將所向

無敵未有翺翔海上八年未復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奴來深遙窮島奴去仍言掌剿而可以言勇如毛文龍者有謂各島兵數自旅順口及三山島男婦二萬兵數僅三分之一有當軍六七年不見一文錢有更不知連年火藥銃炮等物置之何地耶有謂往歲献俘皆窃取各處撥兵以希重賞者有謂內監賫勑稽查兵餉犒賞五萬今文龍自知虛冒轉送內監復以五六萬金送內監不點人馬差毛承祿壓送銀鞘上船將船底壓破令登兵下

海撈取不全將登兵打死三人淹死二十餘人有謂文龍差徐虎臣領遼人千餘在鮮地採金又差心腹張姓領遼人二十在鮮地採參自鐵山破奴兵直入此二項人盡被殺死者有謂文龍每年招降夷千人俱改己姓養之內室因鐵山失陷降夷欲內應假以元宵賜酒盡數殺之假報新功者有謂文龍在海外不問來歷但有渡海者每銀十兩給引一張即真奸細不問者有謂抗騙客商貨本百萬金歛含冤絕島不記其數稍觸其怒捏作奸

細竟行殺戮者有謂見島將做官日久積有多金尋事抄沒錮于太蒼島仍將妻子給與遼人若林茂春等可証者有謂文龍與四監結拜之後對胡太監說人馬散處在外不便查點胡監笑云點甚麼人馬只要替老祖爺做些功勞多封幾箇侯伯何愁富貴不久長掛一畫像頭戴冕旒身穿袞龍手執圭供一金字龍牌寫當今上公魏老祖爺朝夕焚香禮拜者　先是屢　旨移鎮概不敢命可稱跋扈度其詭謀長技不過以所糜軍餉輦金潛

任長安多方布置為庇護地耳為今之計姑赦其
從前欺罔令移鎮要害近地以功贖罪可也若猶
然聽其不移毋論尾大不掉漏卮無底舉朝之上
豈全無口耳鼻眼乎況鐵山已經失守鮮地已失
其半如此伎倆可稱為長城耶 奉
聖旨毛文龍專閫海外今已八載糧餉器械轉輸不
貲近額皇賞輙開五十萬果有是實數否這本說
移鎮要害近地查兵稽將及限兵數盡汰冗員省
費課實確然可行餘俱依擬

二月二十二日

○御史楊　　為申明漕政事　奉

聖旨漕規漸弛弊蠹叢生一切拖欠乾沒兌運回空各遵近日條議嚴加整頓有司有玩愒悮事者聽巡漕御史據實參奏如遇水淺舟膠之時河道諸臣一一疏通勿妨運事把總不必裁但在申明功令禁其需索該部議行

上傳諭內閣朕覽奏內叙川功太濫着與兵部將當時在事文武臨陣對敵嬰城固守者亦有久任無

無地方者亦有倏來倏去虛糜官餉者遂當確查

功之輕重分別叙錄來看

二月二十三日

○兵科李魯生敬陳防禦宜周事　奉

聖旨督撫相機戰守已有屢旨偵探乃兵家所先如

何止聽回鄉之口降夷効力正在此時說得是馬

紹愉酌用王良臣李春華望敵遁歸閭云從等與

功冒賞俱酌着查的實報

○陝西巡按李應公用人之途既闢事　奉

聖旨朕方欲宣壅拔滯以弘維新之化所薦顧慥等
俱實績可考着分別議用其一切削逐諸臣應還
應候早與確評具奏該部知道

二月二十四日

○戎正尚書霍維華奏為 聖明用人無方事 奉
聖旨這本條陳起廢以佐咨訪甚得用人權衡凡推
升考滿遷差典試建言請告諸臣各有應得之官
先與伏職起用即人多缺少亦須題名陸續填補
其被劾處的都核情節以公用舍劉璞等另與分

別議處文震孟酌用孫愼行持論過刻朕方弘曠
蕩之恩并與還其官誥諸臣宜盡化畛域同心幹
國勿得報復恩怨以蹈覆轍
○御史高弘圖討賊之法終不得伸事 奉
聖旨劉志選梁夢環兩人前疏具在罪無可逃着該
省巡按御史提解來京究問劉詔先革職該部院
將高弘圖前奏內所參劾事情嚴行查勘定罪
上傳朝廷設官分職內外各有攸司人臣守正奉公
交通甚為非法朕覽大明律一款凡諸衙門官吏

若與內官及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漏泄事情夤緣
作弊而挾奏啟者斬妻子流三千里安置
祖
宗深知治亂之源邪正之辨以此為后世臣子鑒
誡至為明切昨逆懸魏忠賢崔呈秀表裏為奸把
持朝政變亂
祖
制貽禍生靈業已磔誅以舒臣民之憤自后大小
臣工須知各修職業各效忠誠本無招權納賄之
私心何必巧營別竇共矢特立獨行之風節自可
結居高听卑朕方曠詢于明達踰階立位爾宜自

受其身名倘有敢蹈前轍交結作弊者甘為禍胎
因顧王章朕必究治如律繼斷不姑息仍許科道
官不時據實糾參務醒積習用肅官箴爾等其欽
承之特諭

○江西道林棟隆督臣特諭甚謬飾辨文漓謹再為
駁正以祈　聖鑒事內參督師王之臣初因叢靈
徐可大曾以同官開封因兩通于崔魏因以可大
為贊畫以酬其勞首破奪情之例以為諸人倡且
以計逐袁崇煥

二月二十五日

戶科張承詔奏為

聖主方釐圖治之精臣工宜効靖共之實謹抒愚忠

陳休要以佐　新猷以襄泰運事　一曰務啟沃

之實　一曰務平章之實　一曰澄銓路之實

一曰培風化之實　一曰亟起廢之實　一曰核

封疆之實　奉

御史范汝梓奏為聖主御極事　奉

聖旨這所說保躬講學是端本澄源要務當採行之

起發須確覈才品仍以所舉當否定其功罪然後議論可清兵食還足宜廣布眞才除其虛冒選將足餉二欵尤切時宜該部着與伏議行

○御史李應期奏為泰運彌新盡臣宜剔謹効臚列仰祈

宸斷亟賜罷陟以肅仕路以襄治平事內參南贛巡撫洪瞻祖　山西巡撫年志夔　福建巡撫朱一馮　工部侍郎張文郁　江西提學僉事虞大復

刑科楊文昌奏為

聖明勵精事 奉
聖旨這本說自強不怠朕當力行之閣部該臣親承
召對當進思退實實修舉職業用奏安攘庶不虛
朕勵精至意
二月二十六日
○江西道張養奏為人才可惜公論宜伸懇仰答
聖明起發德意以佐平康事職歷覽古今治亂皆以
賢才進退為証 國家用舍總以人心是非不驗
自逆璫切柄與善為仇維時邪險成羣豺狼載道

教猱升木殺人媢人縉紳之毒千古無兩死者不
生戍者不返摧折之餘自甘畢世沉淪無復天日
再見之望伏遇
聖主當陽掃除邪逆下恤死之　詔開起廢之門天
下聞之莫不祝
聖呼嵩當此之時勢如救焚海內臣民以為朝令夕
行庶几抒久鬱之人心還大公于世道因奉有無
遺無濫之
旨當事者遂鄭重其事延緩其時漸失

主上錄用舊臣之心以至意見各殊紛嚚將起職切
慮之執狐疑之心者來饞謗之口借假借鄭重之說
者開攢棄之端恐廢棄諸臣未受無遺之福先受
無濫之冤職非謂用賢可以不慎而小往自當大
來蓋起廢一事原與遴選初進物色方新者不同
今日起廢又與　誤多端歲久易混者不同自二
十四罪之疏上其后逮問遣戍削奪諸臣雖借端
各不相同孰非忤觸逆璫為異己驅除計者此即
諸臣本末何事更尋本末即諸臣各有本末正不

當以逆璫所定之本末為諸臣之本末當事即為慎防之說亦當防其後來被棄之人而不當防其從前摧抑之人蓋逆璫忿氣方新芟除任意一時忠良以忌取禍自無可疑其后間有識迹昭著或宵人陽相排擠以致逆璫厭之因而斥逐如曹欽程輩聞亦有之不過數人此外則多賢者今日之計有觸奸邪無使溷入同為最善倘不然者萬萬不可以防小人之嚴而過防君子以刻語云賞濫則懼及淫人罰濫則懼及善人與其及善寧寬于

淫但不當明知並人因而推拔薦達俾邪正雜投
實生勵階職願
皇上申諭在廷諸臣務令秉公矢慎捐疑去私各舉
所知以襄盛理當思廢棄諸臣蒙禍最慘柴柳實
正為宇宙所共憐共惜所起雖有次第之分將來
無可抹殺之理至于同鄉耳目最真月旦素定大
賢小賢尤有實據其間交與親情不無疏密公道
之行必自此始不可以此混置低昂恐無以服一
鄉之心又何以服天下之心職因一為道破可使

鄉評益重大道益公矣伏望

皇上始終以明斷行之諸臣不得借口無遺無濫之

旨私有伸抑士類幸甚 奉

聖旨人才原當愛惜凡被逆璫摧折之臣所起務有

次第絕不可遺違說起廢當以從前之被抑為先

不必別生疑慮漸起紛囂說得是採評以定公論

亦用人所必資該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宋景雲為仰遵

聖諭直陳膚見永圖安攘以佐 廟謨以釀太和事

自奸逆擅權輕變

祖制督兵督餉添設內鎮布滿要害賴我

皇上神明首擊大慾首撤內鎮此清汰第一着無何

而清汰之 旨一出各衙門已漸漸裁減撤底澄

清矣然欲清汰孰有大于兵餉與夫吏治邊防者

于司兵者以清汰之法清兵而兵何患不清司餉

者以清餉之法清餉而餉何患不清耶夫吏治今邊防

者行清汰之法而吏治邊防何患不清耶夫今之

招募調遣者不可不應計惟有揀練之一法揀之

不精十人不得一人之用練之有法一人可收十人之功選智勇之將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以千教萬旬日間可得勝兵數萬而又賞罰以鼓之忠義以激之昔孫武子可使婦人女子赴湯蹈火此也然有兵不可無餉今日餉非不足也外解不前司農告匱那東補西還延時日軍無顆粒分銀入手勢必稱貸甚至鼓譟搶劫及餉司解到中軍造用申之總兵總兵用印轉之監軍掛號方行給散中間書役需索往返駁造躭閣稽遲且自千把參尤

屑累而上往返交鑽剝削侵扣已耗强半餉安得足若餉到即發一切弊竇盡行汰革餉非神運鬼輸勢不得不取之民間愛養物力以充軍費惟在良有司耳乃最為民害者長吏十之三佐貳十之七彼多錮其進身原無鼎可覓日夜惟朘民脂膏以媚堂官縱悪殃民無所不至長吏誠賢若輩自知斂戢若閫外机宜勢雖遙度近聞奴孽賄結西虜喜峰塔山一帶尤宜嚴警錦州實奴必由之路未完城堡急當修葺此外更無如屯田為長策果

可抵餉銀之不給草可佐豆料之不足近日樞臣欲分寧遠兵三萬移居蓋套據遼之中牽制首尾策應東西其着甚穩凡此皆安民察吏富國安邊之略總之清汰二字一了百當矣

。江西道高弘圖奏為謀逆賊臣法在必誅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立建正法伸萬世公憤事我

皇上聰明神武事事獨斷非臣下所能及其大者魏

忠賢乱政窃同種種謀為不軌

皇上暴其罪狀從此凌遲戮屍頒布發書而乱臣賊

子之業始定五虎五彪之子逆璫濫竊名器決裂
防維殺人媢人遺千秋之臭而若夫傾危　社稷
搖動　宮闈顯稱擁衛之干戈爭作反叛之羽翼
曰劉詔曰劉志選曰梁夢環此三賊者懸實浮于
虎彪而
天討未加此忠臣義士拊膺泣血叩　九閽請尚方
之劍而不能須臾緩者也蓋詔之極貪極淫極媢
極險經諸臣交章糾彈已無剩膚可恨者薊鎮何
地堂堂

天子之寵臣于忠賢喜容之前呼九千歲行五拜三
叩頭禮非以倡逆九邊使皆効尤而舉事乎又于
去年八月二十一日闢
先帝循留在遵化教場點兵三千更置將領盡用私
人朱来卜文煥等精甲良馬一一忠賢頒賜而蕭
惟中領糟報家丁直隸都門汲汲乎奪督府而踐
之明乎時哉弗可失若非有
大聖人者出焉内應之謀一遂同享富貴而非詔而
誰其逆惡止于虎彪否

先帝雍雍在宮原無驪姬褒姒之寵止因逆璫妖媼
表裏為奸鐵魚貫以進者苟非忠賢之所取肆行
殘害如　聖諭所云革奪成妃　裕妃自盡此天
下莫不切齒究也媒孽　中宮斥張皇親在外而
百計中傷志選夢環實有謀焉以故連坐糾劾
天子不得庇其外戚
母后不得全其生父若一旦易　后之謀成而兩賊
遂為元勳矣華歆代曹操勒殺伏太后猥不過是
此逆懸止于虎彪否而偶當　大計拾遺劉詔于

考功法蓋謂官箴壞于作道之時逆迹露于閒府
之后提問追贓猶慮輕典不意庇奸罪即經改為
聽勘以至忘選謹與潘汝禎同削奪夢環復與倪
文煥同遣戍夫罷斥之法為人臣不盡其職者設
耳世豈有安忍無親中　宮闈以不測之禍而猶
得庇于人臣況懸天壤閒乎又豈有呼嵩稽首舉
兵從賊而猶煩徐勘乎則閣臣模稜票擬非所以
為訓也頃見邸報建祠諸臣半入白簡勢豈盡枉
要濡以謝清議其強　項有據彷彿耿如杞之一班

職安忍埋沒不一表而出之　一日知府王兗民始終不爲崔文升李明道等仰面屈膝而自被私人吳淳夫参論　一日道臣梁廷棟方當上梁祝釐之會而拂衣終養凜凜風節令人心折　一日縣令毛九華亦不肯呈詳建祠之故而劉詔唆倪文煥参之彈文非華家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惟我

皇上以處呈秀者處三賊臣　勅下法司逮問窮究立正典刑以旌如杞者旌三直臣兗民廷棟立

賜起用九華行取庶賞罰明功懲矣至于如杞巢
死一生必是　九廟有靈留之以輔佐明主為
社稷重臣而贊玩同席虛擲歲月天之篤生如杞
如杞之國報
國恩兩無當也謂宜遇有督撫缺出首　賜簡用使
竟弘施語云韓范在軍西賊胆寒如杞威望不讓
韓范而位尚不能配其德職功謂用人者殊乏權
衡此其一端矣　奏
御史范汝梓奏為再糾海外事　奏

聖旨毛文龍受國厚恩歲餉不貲自當枕戈環甲覬
奴西渡或直擣其巢或潜擊其後方成牽制這兵
額該部即着定其數照數轉餉自崇禎元年為始
各島屯以節制之兵衆議開屯文龍仍往來料理
說得是海外將領應聽登撫統轄方可約束該部
即酌議來說
○原任遼東副總兵茅元儀奏為感戴 天恩事
奉
聖旨據奏茅元儀効力關寧屢經薦舉如果授抑權

諸具見韜略該部酌議擢用該部知道

○御史高捷奏為　聖政維新事　奉

聖旨年來兵威未振皆因選將練兵茫無實着餉領

虛冒狃為固然屯種既已廢更長技置之不講這

本于事情甚晰以為嚴禁債帥實叙首功兼勇樹

恩威精訓練裁冒濫修要務俱着實行屯墾講伏

商人開中舊制誠為長利車戰全在演習至和衷

尤為切要督撫鎮道須体此意

○太常寺添註少卿阮大鋮奏為孤臣忻覩　龍光

敬陳蟣悃以仰贊
聖世平明之化事臣以拙性孤踪甲子春受抑時局
乙丑再起遭奸人曹欽程陷害更毒蓋欽程為舉
人時販私鹽于臣鄉事犯恍臣轉求于督捕同知
王可宗臣恥其無行峻拒之鹽隨入官因此恨臣
切骨殆臣起滑官入京而欽程正以殺李應昇等媚
璫居然與傳應星結為兄弟遂暗行搆害誣入臣
名于要典以圖殺臣向非科臣潘士聞特正一言
臣得全此首領哉臣即時討差歸里遠避虐焰兩

年來不敢越子舍一步後因要路謬列啟事臣愈
益愧悚業于秋間具呈吏部批准給假絕不萌出
山想幸遇
陛下神聖繼天簡忠除逆臣兩疏胥荷 俞鑒始遵
今旨供職茲 天顏咫尺忍無所請献以答千載
知遇矛臣所目擊真切而不能已于披陳者臣鄉
僻處江干頗稱仕國連年逆璫煽亂受禍獨深其
釁根啓起于昔日僉堂而不知臣鄉諸臣自立脚
根若姱修亮節如何如寵業燦已 君還講帷朝

野同歡而清恬如戚世承端方如方夫鎮博雅如
吳應賓人人咸斗山仰之然最清苦者莫如右通
政楊材材官漳浦著廉惠聲居銓謝絕干瀆歷任
卿寺素節無改癸亥掛拾即以不附同鄉要路氣
概依然四壁蕭條瓶粟屢空也最坦直者莫如原
任太僕寺少轉卿倪應春方大任應春真純君子慈
祥愷悌居臺持論以養元氣護善類為主居鄉益
深自處然精力尚壯報　主之念未忘也大任戇
直與科臣郭鞏同兩直相值未免展爭而后求一

觸璫被罪一觸璫被錮風節亦矯矯相配令巡城
御史劉廷元首薦之生平端亮無不可告天東甲
子請告疏語直刺奸人不愧三代遺直而更有論
戍臣鄉如原任御史游士任當其募兵時但荷過
既信人過真諸臣每有切責此誠正論即臣亦嘗
微規之然年來流離貧苦極矣大都癡心赤腸人
耳若　疏攻客氏以寢逆謀從新之功斷不容泯
者臣鄉原任知府陳鑛端謹練達通判殷騰霄若
節清操又有修城之功止以屬吏彭參以不與分

房不入考選懷忿上疏俱行削奪參此舉賊錯款
作令清和亦難抹殺當此 聖世豈忍終錮之且
者均宜還其原官用全器使可矣以上諸人事績
臣皆目擊最真故敢以直為剖心披瀝伏乞
勅部即行議用 奉
聖旨阮大鋮守正忤奸朕已鑒悉所荐舉楊材倪應
眷方大任游士任即與起用陳鏣等准復原官該
部知道